

瀛奎律髓卷之

登覽類

登高能賦於傳識之名山大川絕景極目能言者衆矣拔其尤者以充舊未止以爲諸詩之冠

度荆門望楚

陳子昂

遙遙去巫峽望望下章臺巴國山川盡荆門煙霧開城分蒼野外樹斷白雲隈今日狂歌客誰知入楚來

「元」方

回選評

李慶甲集評校點

詩祖也下但感也詩亦近體

上海古籍出版社

瀛奎律髓彙評

中

瀛奎律髓彙評卷十六 節序類

或問節序詩以冬至爲首，何也？古曆法皆起於冬至，有一陽之復，然後有三陽之泰，故以此爲首。邵康節詩，云「冬至子之半」，最佳；而「元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兩句一意，故不取。今此選專以論詩，故詩非極工者不預焉。

紀昀：改從周正，迂謬無謂，此亦何與於詩？不選之詩，寧惟邵子一章？獨拈出列於序中，亦太露依附之迹。

五 言五十四首

冬 至

王半山

都城開博路，佳節一陽生。喜見兒童色，歡傳市井聲。幽閒亦聚集，珍麗各攜擎。却憶他年事，關商閉不行。

方回：李參政注：「博路，未詳。」予謂常日禁賭博，惟節日不禁耳。幽閒聚集，珍麗攜擎，此等句細潤，乃三謝手段，半山多如此。又至節五言詩佳者絕少，七言則老杜數篇盡之矣。

馮舒：若如此解，亦成何語？

馮班：只是唐人耳，三謝不如此。方君全不知三謝，何妄言也？

紀昀：「博路」猶曰廣衢，正對末句「關商閉不行」而言。虛谷此注，穿鑿無理。○三謝豈有此等句？謂爲細潤亦非。

馮班：宋人節日許博，雖婦女亦爲之，腹聯云云是也。宋朝實如此，見經鋤堂雜誌。

紀昀：腐陋之至，何以錄爲壓卷？

和王子安至日

陳後山師道

晨起公私迫，昏歸鳥雀催。百年忙裏盡，萬事醉間來。竹雨深宜晚，江梅半欲開。風燈挑不滅，寒火撥成灰。

方回：三、四妙。本三詩，今取一。第一首云：「近節翻多事，爲家不亦難。」第二首云：「陰陽消長際，老疾去留間。」皆好。

紀昀：「不亦難」三字不佳。

馮舒：此篇都無至日意。若移次聯入「丁卯集」，不知若何排抵矣？

紀昀：馮云「此篇不見至日意」，不知此本三詩，刪取其一，不能一首自爲首尾，全然見題也。杜公秋興第八首併「秋」字亦不見矣。

陽班：首句不破冬至，尙有第一首也。落句似除夜。第四句可商。○極規子美矣，然都不及至日，何也？落句子美有此體，然後山不知齊、梁詩，便自然不住。

紀昀：末二句重見寒夜詩，蓋一時不檢之故。古人詩亦往往有之。

許印芳：寒夜詩作「寒燈」、「殘火」，不同者一字，重句病古人常有，陸渭南最多，而老杜最少。愚嘗細檢全集，惟「驛驢開道路」二句，與他詩犯複，足見此老詩律之細。即一首中有重字者亦少。如後山前詩之四字犯複，不但杜集無此病，他人集中亦無此病。後山雖善學杜，不及杜處正多，此猶其小者耳。又按：虛谷此書「閒適類」中，選入白香山「閒坐詩」三、四云：「百年慵裏過，萬事醉中休。」虛谷批云：「二語妙，陳後山偶然相犯。」愚按：香山詩語類唐，意興蕭索，有何妙處？後山明用其語，原非偶然。高在用其語而翻其意，更易四字，便覺氣味深厚，此點石成金手段也。又如隋人尹式詩云：「秋髮含霜白，衰顏倚酒紅。」老杜襲之爲「髮短何須白，顏衰肯再紅」，後山襲之爲「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同一襲用舊詩，而後山較勝老杜，以能加意鍊句也。然自後山襲用之後，尹、白二詩不可再用。再用者，不能高於後山，徒作偷語鈍賊耳。○虛谷選此一首，深厚高老。曉嵐全取之，尾聯重出，故未加密圈。○「至」謂冬至。

冬至後

張宛丘

水國過冬至，風光春已生。梅如相見喜，雁有欲歸聲。老去書全懶，閒中酒愈傾。窮
通付吾道，不復問君平。

方回：張文潛詩，予所師也。楊誠齋謂肥仙詩自然，不事雕鑄，得之矣。文潛兩謫黃州，此殆黃州時詩。三、四絕佳。大概文潛詩中四句多一串用景，似此一聯景、一聯情，尤淨潔可觀。周伯敬定四實、四虛，前後虛實爲法。要之，本亦無定法也。

紀昀：此乃通論。

馮舒：結句套。

紀昀：末二句太襲青蓮。青蓮因送人入蜀，故用君平事。今泛押君平，似君平有卜筮通之典，更因李詩而失之矣。

辛酉冬至

陸放翁

今日日南至，吾門方寂然。家貧輕過節，身老怯增年。元注：「鄉俗謂喫盡至飯，即添一歲。」
祭皆扶拜，分盤獨早眠。惟應探春夢，已繞鏡湖邊。

方回：放翁宣和乙巳生，嘉泰元年辛酉年七十七矣。三、四平穩有味。

馮舒：次聯畢竟除夕，穩。

馮班：次聯以下只是歲旦詩。

紀昀：宛丘二詩之中夾放翁一首，編次太無倫理。○五句欠鍊。

臘日晚步

張宛丘

喜覺陽和近，山園策杖行。草應知地暖，柳欲向人輕。殘雪通春信，鳴禽（二）報曉晴。田間未成計，搔首問春耕。

方回：此題三首，今選其一。「柳欲向人輕」，最佳句也。「殘雪通春信」，「通」字絕妙。第一首警聯云：「愁思供多病，風光欲近人。」亦佳。

馮班：此等何異許渾？

紀昀：二句並佳。

紀昀：此首新警有致。

許印芳：五、六猶是常語，不及三、四之雋妙。又按：虛谷前摘「雪意」一聯，此摘「愁思」一聯，並佳。曉嵐皆取之。

臘日二首

日暖村村路，人家迭迭迎。婚姻須歲暮，酒醴幸年登。簫鼓兒童集，衣裳婦女矜。敢辭雞黍費，農事及春興。

馮班：「迎」字走韻。

擊柝山城閉，踈燈夜店局。疾風鳴夜谷，晴水動浮星。霜翼歸何晚，隣機織未停。短歌聊自放，愁絕更誰聽？

方回：此題六首，今選其二。「衣裳婦女矜」，此一韻絕妙。「晴水動浮星」，此一句絕妙。第二首一聯云：「雪意千山靜，天形一雁高。」尤佳。「迎」字許借韻也。

馮班：如何可借？唐「青」、「蒸」許借，韻書有此說，唐人却甚嚴。

紀昀：「迎」字究是出韻。

許印芳：律詩借押通韻，唐人已然，但不可輕用，此詩借押「迎」字，曉嵐必以出韻駁之，何耶？

馮舒：何見是臘日？

馮班：但寫情景，亦不必明出臘日也。

查慎行：二、三重「夜」字。○五、六寫寒夜光景別有神味，不必拘拘臘日。

紀昀：二首入之杜集不辨。

許印芳：此評有眼力。二詩逼真少陵處在神骨意味，不在形貌格調，學者熟讀深思自知之。○張耒，字文潛，號宛丘。

守歲

唐太宗

暮景斜芳殿，年華麗綺宮。寒辭去冬雪，暖帶入春風。階馥舒梅素，盤花卷燭紅。共

歡新故歲，迎送一宵中。

方回：唐太宗才高。此詩尾句有把握，起句有兩字爲眼，殊不苟也。又太原守歲一聯尤佳：「送寒餘雪盡，迎歲早梅新。」文集四十卷，今亡，初學記中得此。

馮舒：五言、七言勢必有一單字，何嘗刊定詩眼？大曆以後或亦有之，前此則未也。此皆「江西」惡識，宋人惡論。

紀昀：詩眼之說，不可施之初唐。且「斜」字、「麗」字亦無須鍛鍊而得之，標以爲眼，尤屬強坐。〔按：方回在「暮景斜芳殿，年華麗綺宮」二句之「斜」、「麗」字傍加圈。〕

許印芳：詩眼之說，即詩家鍊字法，未可斥爲外道，但不宜任意穿鑿，強標句眼耳。

紀昀：諸卷皆以人之先後爲序，此卷獨以題之先後爲序。體例叢睦，莫此爲甚。○初唐難得如此輕清之作。

杜位宅守歲

杜工部

守歲阿戎家，椒盤已頌花。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誰能更拘束，爛醉是生涯。

方回：「阿戎」當作「阿咸」，蓋杜位者，少陵之姪也。以「四十」字對「飛騰」字，謂「四」與「十」對，「飛」與「騰」對，詩家通例也。唐子西詩：「四十緇成素，清明綠勝紅。」祖此。

馮舒：方君云「四」與「十」對，正不必。

何義門：六朝人多呼從弟爲「阿戎」。

紀昀：此自流水寫下，不甚拘對偶，非就句對之謂。「四十」二字相連爲義，不得折開平對也。況雙字就句對，自古有之，單字就句對則虛谷鑿出，千古未聞。「四十」、「清明」皆是雙字，與此不同。

何義門：杜位謂李林甫之婿，第二句有爲言之。○位似亦勢利之徒，不足與語者。

紀昀：杜之極不佳者。

除夜宿石頭驛

戴叔倫幼公

旅館誰相問，寒燈獨可親。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愁顏與衰鬢，明日又逢春。

方回：此詩全不說景，意足辭潔。

何義門：結渾成。

許印芳：戴叔倫，字幼公。金壇人。官容管經略使。

除夕

唐子西

患難思年改，龍鍾惜歲徂。關河先壠遠，天地小臣孤。吾道憑溫酒，時情付擁爐。南荒足妖怪，此日謾桃符。

方回：唐庚，字子西，眉山人。年十七見知東坡，爲張天覺丞相牽連，謫居惠州。此詩三、四似老杜，故取之。然子西詩大率精緻。

馮舒：起句妙，第五句套。

馮班：學杜。

查慎行：不善學杜，必流爲此等詩。○東坡黃州寒食詩云：「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後人讀之，尙有餘悲。三、四全是此意。詩可以怨，其君臣父子之際乎？

肥昫：三、四真切而深厚。云似老杜，信然。

除夜

陳後山

七十已強半，所餘能幾何？懸知暮景促，更覺後生多。遁世名爲累，留年睡作魔。西歸端著便，老子不婆婆。

方回：前四句即「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之意。樂天亦云：「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前輩競辰如此，晚輩可不勉哉！「留年睡作魔」，絕佳，謂不寐以守歲，而不耐困也。

查慎行：「競辰」二字出揚子法言。

馮舒：起句太衰颯，豈如杜詩之雄渾？

紀昀：六句迂曲，八句尤不成語。

除夜對酒贈少章

歲晚身何託？燈前客未空。半生憂患裏，一夢有無中。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我歌君起舞，潦倒略相同。

方回：五、六一聯，當時盛稱其工。見漁隱叢話。

紀昀：神力完足，斐然高唱，不但五、六佳也。

除夜

陳簡齋

疇昔追歡事，如今病不能。等閒生白髮，耐久是青燈。海內春還滿，江南硯不冰。題詩餞殘歲，鐘鼓報晨興。

方回：「海內春還滿」，此一句壯甚。

紀昀：此句有偏安之感，非壯語也。

許印芳：此句用意在「滿」字，曉嵐得其旨矣。

何義門：崔塗除夕詩佳甚。何棄之不錄，而乃多選宋人詩也？

紀昀：四句沉着有味，六句偏枯。

許印芳：六句對法活變，惟意境稍狹，措語稍滯，故偏枯耳。○「不」字複。

歲除即事

趙仲白

連夜縫紉辦，今朝杵臼頻。買花簪穉女，送米贈窮隣。宦薄惟名在，年華與鬢新。桃符詩句好，恐動往來人。

方回：趙庚，字仲白，寓居興化軍。趙紫芝爲晚唐詩，名冠「四靈」，而仲白亞紫芝。劉後村誌墓，趙南塘爲序詩集，

謂「古詩出情性，後世挾才格」，此乃唐體選之尤者，亦當不以才格論歟？尾句太自矜。

馮班：亦未似唐，是「四靈體」耳。

紀昀：「古詩出情性，後世挾才格。」此二語未爲不是，虛谷惡其害已耳。

馮班：「恐動」太重。

洪：「送」、「贈」迭用何也？

新年作

宋之問

鄉心新歲切，天畔獨潸然。老至居人下，春歸在客先。嶺猿同旦暮，江柳共風煙。已似長沙傳，從今又幾年。

方回：三、四費無限思索乃得之，否則有感而自得。

紀昀：此甘苦之言。

馮班：此是劉長卿詩。○次聯即如嚴介云：「風雲落時後，歲月度人前。」

紀昀：三、四乃初唐之晚唐，似從薛道衡人日思歸詩化出。三、四二句，漸以心思相勝，非復從前堆垛之習矣。妙於巧密而渾成，故爲大雅。

許印芳：三、四細鍊，初唐無此巧密。詩載劉文房集中。此選誤爲宋作，仍歸文房爲是。

次韻仲卿除日立春

王半山

猶殘一日臘，併見兩年春。物以終爲始，人從故得新。迎陽朝剪綵，守歲夜傾銀。恩賜隨嘉節，無功只自塵。

方回：五、六切題。

查慎行：前六句俱切題，不但五、六。

馮班：畢竟大樣。

紀昀：三、四乃試帖，刻畫小樣，入詩碍格。此詩毫無意味，馮氏以中有「剪綵」、「傾銀」字，批曰「畢竟大樣」，則譽所可及，未爲通論。

查慎行：第六句「夜傾銀」；「銀鑿落」，杯名，非卽杯也。

元 日

陳後山

老境難爲節，寒梢未得春。一官兼利害，百慮孰疎親？積雪無歸路，扶行有醉人。望鄉仍受歲，回首向松筠。

方回：讀後山詩，若以色見，以聲音求，是行邪道，不見如來。全是骨，全是味，不可與拈花簇葉者相較量也。

馮班：此「江西派」中緊要語，放翁以此不及黃、陳也。大略放翁骨不如肉。

紀昀：雖未免推尊太過，然後山詩境實高。惟「江西」習氣太重，反落偏鋒耳。

馮班：何見是「元日」？

查慎行：通首似杜。○七月十五日是受歲之日，佛告阿難語。後山精於內典，於此詩見之。紀昀：字字鏗刻，却自渾成。○六句對面寫法，如此乃活而有味。

嘉祐己亥歲旦呈永叔內翰

梅聖俞

堦前去年雪，鏡裏舊時人。不覺應銷盡，相看只似新。
屠酥先尙幼，綵勝又宜春。獨愛開封尹，鍾陵請去頻。

方回：聖俞嘉祐五年庚子四月卒，年五十九。此年五十八也，蓋老筆。

查慎行：三、四分承起二句。

紀昀：三、四分承一、二。有作意，而語未蒼堅。

宜章元日

呂居仁

東風初解凍，桃李已經春。避地逢雞日，傷時感雁臣。
湖南馳賊騎，江外踐胡塵。憔悴成無用，虛煩淚濕巾。

方回：「雞日」、「雁臣」之句甚工。北庚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號曰「雁臣」。

紀昀：此元魏事，宜注明。○「雞日」、「雁臣」，非即「堯時非」、「禹餘糧」乎？虛谷譏彼之太工，而於此又許其工，蓋以呂爲「江西詩派」，故隱忍牽就耳。門戶之弊如此！

紀昀：後四句淺直。

無名氏(甲)：宜章，在江西。

己酉元日 元注：「以諒陰免賀禮。」

陸放翁

夜雨解殘雪，朝陽開積陰。桃符呵筆寫，椒酒過花斟。巷柳搖風早，街泥濺馬深。行宮放朝賀，共識慕堯心。

方回：放翁解嚴州後歸鏡湖，尋入爲禮部郎，淳熙十五年戊申，明年己酉元日，以思陵服中免賀，放翁年六十五矣。「桃符」、「椒酒」，此聯後又嘗用之。是多翁竟去國，晚節乃爲韓平原一出。

馮班：放翁集多重用句。

紀昀：作「香山體」太率易。○結與五、六不貫。

甲子元日 題中元有「歲」字，今刪之。○元注：「開歲微陰不雨，法當有年。」

飲罷屠酥酒，眞爲八十翁。本憂緣直死，却喜坐詩窮。米賤知無盜，雲霧又主豐。一簞那復慮，嬉笑伴兒童。

方回：嘉泰四年甲子，寧廟在位十一年，放翁年八十，屢見米賤年豐，眞福人也。第五句最好。

紀昀：題中「歲」字有何關鍵，而刪之、注之？○如此滑調，又無端夾一僻字，殆不可耐。

元日立春

范石湖

元日兼春日，霜寒又雪寒。併煩傳菜手，同捧頌椒盤。疊膝稀穿履，扶頭懶正冠。五年如此度，寧得諱衰殘？

方回：淳熙十五年戊申元日立春，選亦所以記時也。

石湖二詩，一云：「元日兼春日，閒身是老身。」

紀昀：選詩豈爲記時？

紀昀：殊無意味，次句尤湊泊不成語，五、六亦粗率。

人日

杜工部

元日至人日，未有不陰時。冰雪鶯難至，春寒花較遲。雲隨白水落，風振紫山悲。蓬鬢稀疎久，無勞比素絲。

方回：東方朔占書：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八日穀。其日晴，主所生之物盛；陰則災。